

《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中的婚姻家庭 研究述评

白赛藏草

(西南民族大学藏学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关键词] 西藏; 婚姻家庭; 社会历史调查

[摘 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中央政府组织人员在全国各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地方概况作了全面的调查。《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作为该调查的成果之一, 是最早系统翔实地介绍和报道藏族亲属制度的资料。

[中图分类号] K89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003(2013)05-0069-11

一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 中央政府组织人员进行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对全国各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地方概况作了全面的调查。调查结束以后先后出版了 6 本《藏族社会历史调查》, 共有调查报告 35 份, 近 330 万字。在这些调查报告中涉及婚姻和家庭的只有 12 份, 其中《山南地区调查报告》^①、《扎朗县囊色林谿卡调查报告》^②、《那曲宗孔马部落调查报告》^③、《那曲县桑雄阿巴部落调查报告》^④、《托吉谿卡调查材料》^⑤、《柳谿卡调查材料》^⑥、《资龙谿卡调查材料》^⑦、《日喀则宗牛谿卡调查之一》^⑧和《日喀则宗孜东察儿谿卡调查》^⑨中有婚姻家庭这一专题, 此外《那曲宗罗马让学部落调查

报告》等 3 份报告中略有涉猎, 主要内容如下:

①② 这次调研是由舒介勋、仁钦和布穷于 1962 年完成的, 报告由舒介勋执笔编写。

③ 这次调查是在 1958 年底进行的, 参加调查的有韩子芳、吴健礼、吴从众、刘仁培、翟连级, 报告由吴从众执笔撰写于 1963 年。

④ 这次调研是在 1961 年 5~11 月中旬进行的, 参与调查的有舒介勋、吴从众、姚兆麟、多里和仁钦、陈金忠、多吉次仁、普穷也做过协助调查的工作; 这份报告由姚兆麟、吴从众、舒介勋执笔完成, 其中与本题相关的“骨系与婚姻”专题由吴从众撰写。

⑤ 这是由刘忠、姚兆麟、车如龙、陆莲蒂和韦镭于 1958 年进行的调查, 调查报告由刘忠和陆莲蒂执笔撰写, 其中与本题相关的“婚姻与家庭”专题由陆莲蒂整理。

⑥ 这是由姚兆麟、沈瑞芝、多里、邓蓓蕾、扈石祥于 1959~1960 年在日喀则地区拉孜县柳谿卡做的调查, 调查报告由沈瑞芝和邓蓓蕾整理。

⑦ 这是由李荣泉、冯继业和王尧于 1959 年底在日喀则拉孜县进行的调查, 调查材料由李荣泉整理, 刘忠、罗俊哲作了修改、调整和补充。

⑧ 这是由罗秉芬、徐观俭、周秋友、曲又新、乔维岳于 1960 年进行的调查, 其中与本题相关的“家庭与婚姻”专题由罗秉芬调查整理。

⑨ 这次调查由傅同和、王文成、乔维岳和佟锦华于 1960 年完成, 与本题相关的“谿卡的婚姻专题”由彭学云于 1987 年重新整理。

[收稿日期] 2012-12-18

[作者简介] 白赛藏草(1983—), 女, 藏族, 甘肃天祝人, 2010 级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藏族历史和藏族文化研究。

《那曲宗孔马部落调查报告》^[1]中描述在孔马部落的婚姻家庭中一夫一妻制是主体,此外还有为数不多的一妻多夫家庭。该报告的作者认为当地亦存留兄弟共妻的原因是怕分家后导致财产分散,难以负担苛重的乌拉差役,另一方面也担心子女多养不起。

1958年,吴从众和郭冠中等在那曲宗罗马让学部落^[2]调查发现,当地的婚姻形式除了主体的一夫一妻外,亦有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现象存在。一夫多妻只在富裕人家发生,作者认为其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富户牲畜多,劳动力少,为增加劳动力娶几个妻子;另一个原因则是生儿育女。而一妻多夫的发生则是为了财产和劳动力不分散。当地的通婚范围也有限制,要门当户对,不能是同一家族,还有一点就是有亲属关系的不能结婚。因而,除了贫穷家庭的儿女自由结合外,一般婚姻都是父母包办的。在这个部落无论是娶妻或是入赘家庭,都以男权为大,但在财产的继承上儿女一视同仁,过门3年以上的儿媳和养子也有同样的权利。亲属称谓上,父亲和他的兄弟以及母亲的兄弟是分开的,母亲和她的姐妹也是有分别的。

1961年姚兆麟等的《那曲宗桑雄阿巴部落调查报告》^[3]中有一个专题,名为“骨系与婚姻”,这是笔者搜集到的关于骨系最早的详细报告。它不仅罗列了阿巴部落的126条骨系的名称,并将其分为四大类。在骨系是随父还是随母的传承上,作者也做了详细的报道和统计分析。骨系严格地限制着人们的通婚范围,母系亲族在婚姻选择上限在了九代或者七代的范围之外,为此作者还搜集和整理了这七代的辈分在骨头位置上的具体体现和讲究。在这份报告中还记载了阿巴部落

的婚姻形态,既以一夫一妻为主体,又存在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婚姻。当地人对一夫多妻并不是很赞成,认为他们不利于家庭的和睦团结,而对于一妻多夫则认为是好事,并具有某些优越性,比如不分散劳动力和财产。特别是在兄弟共妻婚中认为兄弟们生在一起,长在一起,婚姻又在一起,是一件幸事。但是对于父子共妻,社会舆论一般还是不成,认为在这些家庭中父亲为了霸占儿媳常常将自己的妻子和儿女赶出家门。阿巴部落中的通婚范围是严格的血缘外婚制和比较明显的等级内婚制相结合。血缘外婚制主要体现在骨系上,但是除了同一骨系的人不能通婚以外,骨系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就像在大多数的藏区一样,对于铁匠、屠夫、瓦匠、猎人等家庭,人们还是不愿和他们通婚,生怕他们带来不干净的东西。另外,这份报告也注意到了一夫一妻制对其他各类家庭的影响,作者认为“尽管阿巴部落存在着多种婚姻形式,但占86.64%的一夫一妻制在组成家庭上所起的作用,并不限于‘一夫一妻’婚姻形式”,^[4]在其他的婚姻形式下家庭的构成也是有一对处于核心地位的夫妻。

1962年舒介勋、仁钦等在山南地区^[5]调查到当地的婚姻形态以一夫一妻为主、兼有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又有兄弟共妻、朋友共妻和父子共妻。对于前者中较和睦团结的家庭,人们都认为是好事,加以赞赏,认为兄弟团结、劳力强盛、容易上升发家,财产可以得到集中。而对于后两者人们并不十分认可,认为朋友共妻中的第一个丈夫是看上了后来加入者的钱财,父子共妻的家庭被认为是他们的“脑浆和血液混起来了”。^[6]作者认为一妻多夫家庭是一种畸形形式,但

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妇女在这类家庭中的作用和能力。一夫多妻在山南地区又表现为姐妹共夫、母女共夫和没有亲属关系的女性共夫。人们对第一种共夫家庭的看法与上述兄弟共妻一样,没有非议,但对其他两种类型中的丈夫多少有些不满,甚至称第二种的“他”为“空脑袋”,对第三种家庭人们不加评论,处之泰然,只是认为他们的男人不好。根据这份报告显示,在山南地区,家庭的平均人口在四至五人之间。骨干家庭居多。在大多数家庭中,家长都由男性充当,妇女的地位是低下的,但人们对父母和老人非常尊敬,唾弃那些对父母老人不孝之子。在对亲属的称谓上有性别之分,但代际区分不是很明显,甚至有许多词汇对几代人通用。

1962年在扎朗县囊色林谿卡^[7]的调查显示,一夫一妻是主要的婚姻形态,占总婚姻起数的84.62%,兼有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制。不过根据报告记载,过着一夫一妻制生活的男女中,“有一部分过去甚至现在还和别的妇女(或男人)有过非正式的同居关系”。^[8]人们对兄弟共妻和姐妹共夫都很赞赏,认为这样“可以集中人力、财力,使家庭慢慢地兴旺起来”,^[9]而对父子共妻则认为是不好的。同样,婚姻的缔结也始终遵守着等级内婚和亲族外婚的规矩,贵族和贵族通婚,一般等级的人和一般等级的人通婚,“不干净”的人和“不干净”的人通婚。

民改前的托吉谿卡^[10]中既存在一夫一妻的婚姻形态,也有姐妹共夫、母女共夫的一夫多妻和兄弟共妻、父子共妻的一妻多夫。作者经过调查认为“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是主要的、发展的婚姻形式,而其他皆是次要的、残存的”。^[11]一夫一妻的家庭有从夫居、

从妻居,亦有单独居住的类型。谿卡内对姐妹共夫或母女共夫的多偶家庭反映良好。对于兄弟共妻,差巴和堆穷有着不同的看法,前者表示“大户若分成两个小户,犹如一个糌粑口袋挖了两个洞”,^[12]因而认为这种婚姻家庭好。但在堆穷看来“一个锅里若有两个勺,生活怎么能幸福”。^[13]父子共妻的现象在托吉谿卡占极少数。作者认为生活在一妻多夫制家庭中的妻子“是非常痛苦的”,^[14]每个丈夫都可以支使她、打骂她,而妻子对诸丈夫的情感亦会有厚薄和偏爱之分,因此诸兄弟中必然有不幸福者,他们就会在外另寻新欢。谿卡内的婚姻实行等级内婚、血缘外婚的制度,婚姻的缔结方式则以父母包办为主,堆穷和千豆(社会地位低于堆穷以劳役为生的附层)的青年可以自由选择结婚对象,人们对男女再婚的看法与初婚一样,没有褒贬之分。

柳谿卡^[15]的婚姻形态也包括一夫一妻、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其中一夫一妻占绝大多数。一夫多妻又有姨甥共夫和姐妹共夫两类,一妻多夫则体现为兄弟共妻、异母兄弟共妻、父子共妻、义父子共妻、叔侄共妻和好朋友共妻。兄弟共妻的形式在柳地占四分之一,仅次于一夫一妻形式,公众认为这类婚姻是多兄弟家庭中最好的形式,这样才可以保证家庭的延续发展。而对于朋友共妻则认为是因为当事人贪财之心造成的,故而认为这样做是目无法纪的。此外,亦存在有家室的男子在外面找情妇,并在其巴珠(一种藏式的头饰)上戴玉的现象,意思是公开承认两个人的情侣关系。作者认为西藏的多偶婚一方面反映了某些原始社会的遗存现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封建农奴制的影响。因而,认为造成这种“不合理婚姻”的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农奴主们凭着他们的特权,任意蹂躏妇女,产生了很多不正常的婚姻形式;第二,在封建农奴制度的影响下,乌拉差役重,人们怕分家;第三,人们也不愿意女儿出嫁而流失劳动力。根据报告记载,妇女在一妻多夫的家里地位较高些,但从继承权来看,妇女的地位还是低于男子的,因为当地有“父业由儿子依次继承,松耳石由女儿保管”^[16]的说法。

1959年刘忠等调查的资龙谿卡的83户家庭中,^[17]婚姻形式有一夫一妻、二夫二妻、多夫一妻,其中一夫一妻占多数,以堆穷、手工业者居多。二夫二妻只有一户差巴,一夫多妻则有兄弟共妻和父子共妻,兄弟共妻在差巴家占大多数,父子共妻则是不公开的。一夫多妻亦有姐妹共夫、无亲属关系的几个女子共夫和母女共夫,最后一种也是不公开的。此外,还有两种“非正式的婚姻形式”,即建立外室和找情人。作者认为形成多种婚姻形式的原因是:第一,兄弟共妻与差巴的地位有一定的联系;第二,兄弟共妻的结果产生了“外室”和“情妇”之事;第三,堆穷、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有利于一夫一妻;第四,一夫多妻产生的原因则是生儿育女;第五,父子共妻、母女共夫都是畸形的结合,是由一些具体情况造成的。在财产继承的问题上,凡是子孙和上门女婿都有一份,如果家里无子,私生子也可继承,或者近亲也可以继承。

据罗秉芬等1960年在日喀则宗牛谿卡的调查,^[18]当地的婚姻形态有一夫一妻、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以前一种居多。一妻多夫的类型中有兄弟共妻者和父子共妻者,但没有朋友共妻。一夫多妻则又具体表现为姐妹共夫、表姐妹共夫、母女共夫和两家独身女子共夫。婚姻的缔结方式则有自由的,包办

的和买卖婚姻。在通婚的范围上,不同阶层之间不通婚,如领主与普通百姓之间;堆穷和差巴两个等级之间是可以通婚,但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贵贱之间不通婚;血缘上凡是有关系的人之间,无论远近都不能结婚;不同民族之间可以通婚。

同样在日喀则宗孜东察儿谿卡,^[19]也存在一夫一妻、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婚姻形式。一夫多妻存在于有权有财的贵族家庭,贫苦差巴家中缺少男劳力的,也会让姐妹几个招一个丈夫来主持家务。一妻多夫则主要是以兄弟共妻的形式存在。作者认为除了一夫一妻制,其余皆“保留了某些原始的痕迹”,而这几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20]在民改以后基本上也不存在了。在这个谿卡内,通婚也是有规则的,禁止近亲通婚,贵贱之间也不能通婚。婚事一般由父母决定,劳动妇女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受着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的几重压迫。

二

这些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为我们勾勒了一幅藏族婚姻家庭的大致轮廓,是最早系统详实地介绍和报道藏族亲属制度的资料。通过这些报告,可以让我们对藏族的婚姻形态、居住形态、继嗣制度、亲属称谓等有所了解,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藏族的亲属制度提供宝贵的资料。

第一,关于藏族的婚姻形态。就社会历史调查的整体内容而言,不管是在以农业为主的谿卡,还是牧区的部落,一夫一妻都是婚姻形态的主体(见表1),例如在资龙谿卡一夫一妻占到总户数的61.84%,柳谿卡占63.79%,孜东察儿谿卡占80%,托吉谿卡占

82%。扎朗县的囊色林谿卡占 84.62%；而在那曲宗的桑雄阿巴部落和罗马让学部落中一夫一妻婚分别占到了总牧户的 84.64% 和 92.59%。此外，在大多数地区都曾经有过或现在还存在不同形式的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婚姻家庭。一夫多妻婚具体表现为姐妹共夫和母女共夫，在拉孜县的牛谿卡和柳谿卡分别存在“表姐妹共夫”和“姨甥共夫”，在个别的富裕人家还有“非亲属共夫”。^[21]一妻多夫婚中最常见的是兄弟共妻，其余还有朋友共

妻、父子共妻、桑雄阿巴部落中的叔侄共妻婚以及柳谿卡中存在的异母兄弟共妻、义父子共妻、堂叔侄共妻。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多夫制和多妻制婚中，妻子们和她们共同的丈夫、丈夫们和他们共同的妻子之间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对于藏族的各种婚姻形态，社会舆论亦有不同的声音，对一夫一妻和兄弟共妻、姐妹共夫社会上都有很好的反映，而对于父子共妻和母女共夫，因各地而稍异，或不加评论，或认为不好。

表 1:

婚姻形态统计表

报告 \ 婚姻	一夫一妻	一夫多妻	一妻多夫
桑雄阿巴部落	84.64%	4.87%	10.49%
罗马让学部落	92.59%	5.56%	1.85%
资龙谿卡 ^①	61.84%	6.58%	30.26%
柳谿卡 ^②	63.79%	2.59%	33.62%
托吉谿卡	82%	9%	9%
孜东察儿谿卡 ^③	80%	——	——
囊色林谿卡	84.62%	5.77%	9.61%

第二，居住形态和财产继承。在藏族家庭，男子上门、女子出嫁，“群众的看法是一样的，要说有不同只有性别的区分，没有地位的差异”。因此，居住形态一般会根据家庭的情况而定，如果家里女儿多则招赘，男儿多则迎娶。一般而言，一夫一妻婚中有从夫居的、从妻居的，也有男女双方会离开各自的家庭组成新的家庭。而在多偶婚中，居住形态也有一些特点和规律可循。不管是在谿卡，

还是在部落，兄弟共妻和父子共妻都是从夫居住，相反姐妹共夫则是从妻居住。但是其余的诸如朋友共妻和母女共夫则是要具体到个体的案例上，有从妻居的，亦有从夫居住的。相比而言，单独居住的家庭多出自两个团体，一方面从婚姻形态来看以一夫一妻制（见表 2）居多；另一方面从经济条件或者从以往的社会阶层划分来看，更多的是堆穷、千豆，或是牧区部落中的贫苦牧户（见表 3）。

① 该报告中称有四户是当外室者，本表不将其统计在内；另有一户为二夫二妻者，占总婚姻起数的 1.32%。

② 该报告中将“当外室者”作为一种婚姻形式来看待，本表格中不将其统计在内，因此比率与原报告有出入。

③ 该报告中没有具体户数，因此无法统计一夫多妻婚和一妻多夫婚。

表 2: 桑雄阿巴部落居住模式与婚姻形式统计表

居住模式 婚姻形式	娶妻婚		入赘婚		自立帐篷婚		共 计	
	对数	人数	对数	人数	对数	人数	对数	人数
一夫一妻	88	146	77	130	61	107	226	383
一夫多妻	6	17	4	9	3	8	13	34
一妻多夫	19	43	5	15	4	11	28	69
总计	113	206	86	154	68	126	267	486

表 3: 桑雄阿巴部落居住模式与社会阶层统计表

居住 阶层	娶妻婚				入赘婚				自立帐篷婚				共计	
	对 数		人 数		对 数		人 数		对 数		人 数			
	数 目	%	数 目	%	数 目	%	数 目	%	数 目	%	数 目	%	对数	人数
代理人	3	60	4	50	2	40	4	50	—	—	—	—	5	8
牧主	1	100	3	100	—	—	—	—	—	—	—	—	1	3
富裕牧户	10	43	19	46	11	48	18	44	2	9	4	10	23	41
中等牧户	18	50	32	48	16	44	30	45	2	6	4	6	36	66
贫苦牧户	81	40	148	40	57	28	102	28	64	32	118	32	202	368
总计	113	42	206	42	86	32	154	32	68	26	126	26	267	486

与居住形态紧密相连的是财产的继承制度。根据社会历史调查的材料,藏族的继承制度是复杂多样的,笔者把这些暂时总结为两类,即儿子(男子)继承制和家户内人均制。第一类出现在山南地区、拉孜县的柳谿卡和资龙谿卡。山南有“儿子继承父业,女儿嫁出家门”(བུ་ལ་གཞིས་བུ་མོ་མི་སྒྲོལ་) [22] 之说;在资龙谿卡家庭财产继承权,“凡子孙和上门女婿都有”,“如果家里无子,私生子也可继承”; [23] 而在柳谿卡“父业由儿子依次继承”,“父亲要和儿子们分家,差地、财产均分”,“女儿如果要分出去只能带上自己用的一只碗”,“入

赘女婿要分家,不管他带不带妻子,和全家男子一样有一份财产权”,按当时在家男子总数平分家产,“私生子在父亲生前已与父亲共同生活者便有继承权”。另一类,即家户内人均制,则形存于那曲宗的桑雄阿巴部落、罗马让学部落和拉孜县的桑珠谿卡。在桑珠谿卡,离婚时“一般家产平分”; [24] 在桑雄阿巴部落,“人们对待女儿、女婿乃至儿子,一般都没有厚薄,集中体现在分家是按人均分,没有薄待女婿的现象”; [25] 而在罗马让学部落,在财产继承上“男的和女的,儿子和儿媳(已过门3年)都一样”,但是“如果女儿已出

嫁或儿子已出赘便没有”，养子如果“过三年，并且听父母话，才可以继承财产”。^[26] 第三，亲属称谓（见表 4）。

表 4： 亲属称谓表^①

报告 称谓	山南地区 调查报告	柳谿卡 调查材料	资龙谿卡 调查材料 ^②	那曲宗罗马让学 部落调查报告
父亲	ཨ་པ།	པ་ལགས། ལ་ལགས། ཨ་པོ།	པ་ལགས།	ཨ་པ།
母亲	ཨ་མ།	ཨ་མ། ཨྲ་མ།	ཨ་མ་ལགས།	ཨ་མ།
父亲的兄长	ཨ་ཁྱ།	ཨ་ཁྱ།	ལ་ལ།	ཨ་ཁྱ།
父亲的弟弟	ཨ་ཁྱ།	ཨ་ཁྱ་ཚུང་བ།	ཨ་ཁྱ།	ཨ་ཁྱ།
父亲的姐妹	ཨ་ཞེ།	ཨ་ཞེ།	ཨ་ཞེ།	ཞེ་ཞེ།
母亲的兄弟	ཨ་ཞང་། ཞང་པོ།	ཨ་ཞང་། ཞང་པོ།	—	ཞང་པོ།
母亲的姐妹	ཨྲ་མ། ཇམ་མ།	ཨྲ་མ་ལགས།	ཨྲ་མ་ལགས། ཨྲ་མོ་ལགས།	—
父亲的父亲	ཁྱེ།	ཁྱེ། ཁྱེ་ལགས།	ཁྱེ་ལགས།	ཨ་ཁྱེ།
父亲的母亲	ཁྱེ།	ཁྱེ། ཁྱེ་ལགས།	ཁྱེ་ལགས།	ཨ་ལམ།
爷爷的兄弟	ཁྱེ།	ཁྱེ། ཁྱེ་ལགས།	ཁྱེ་ལགས།	ཨ་ཁྱེ།
爷爷的姐妹	ཁྱེ།	ཁྱེ། ཁྱེ་ལགས།	ཁྱེ་ལགས།	ཨ་ལམ།
母亲的父亲	ཁྱེ།	ཁྱེ། ཁྱེ་ལགས།	ཁྱེ་ལགས།	ཨ་ཁྱེ།
母亲的母亲	ཁྱེ།	ཁྱེ། ཁྱེ་ལགས།	ཁྱེ་ལགས།	ཨ་ལམ།
外公的兄弟	ཁྱེ།	ཁྱེ། ཁྱེ་ལགས།	ཁྱེ་ལགས།	ཨ་ཁྱེ།
外公的姐妹	ཁྱེ།	ཁྱེ། ཁྱེ་ལགས།	ཁྱེ་ལགས།	ཨ་ལམ།
外婆的兄弟	ཁྱེ།	ཁྱེ། ཁྱེ་ལགས།	ཁྱེ་ལགས།	ཨ་ཁྱེ།
外婆的姐妹	ཁྱེ།	ཁྱེ། ཁྱེ་ལགས།	ཁྱེ་ལགས།	ཨ་ལམ།
姐姐	ཨ་ཅག་ ཨ་ཅེ།	ཨ་ཅེ། ཅེ་ཅེ།	ཨ་ཇ་ལགས།	ཨ་ཅག་
哥哥	ཇེ་ཇེ།	ཨ་ཅག་ལགས།	ཨ་ཇ་ལགས།	ཨ་ཇེ།
父亲兄弟的儿子	ཇེ་ཇེ།	ཨ་ཅག་ལགས།	ཨ་ཇ་ལགས།	ཨ་ཇེ།

① 此表根据记录了部分亲属称谓的四个报告，即山南地区调查报告、柳谿卡调查材料、资龙谿卡调查材料和那曲宗罗马让学部落调查报告而制成，因为其他报告中没有涉及相关内容，所以没能填写其余 11 个地方的亲属称谓。

② 因为资龙谿卡有一妻多夫婚，因此在一个一妻多夫家庭，孩子称母亲配偶中年最长的为拉啦（ལ་ལ）、年最小的为阿琼（ཨ་ཁྱུང་），对余者皆称阿酷（ཨ་ཁུ）；在一夫一妻家庭，孩子称呼父亲为爸啦（པ་ལགས།）。

父亲兄弟的女儿	ཨ་ཅག	ཨ་ཅེ	ཨ་ཇ་ལགས།	—
父亲姐妹的儿子	ཇོ་ཇོ	ཨ་ཅོག་ལགས།	ཨ་ཇོ་ལགས།	ཨ་ཇོ
父亲姐妹的女儿	ཨ་ཞེ ཨ་ཅག	ཨ་ཅེ	ཨ་ཇ་ལགས།	—
母亲兄弟的儿子	ཇོ་ཇོ	ཨ་ཅོག་ལགས།	ཨ་ཇོ་ལགས།	ཨ་ཇོ
母亲兄弟的女儿	ཨ་ཅག	ཨ་ཅེ	ཨ་ཇ་ལགས།	—
母亲姐妹的儿子	ཇོ་ཇོ	ཨ་ཅོག་ལགས།	ཨ་ཇོ་ལགས།	ཨ་ཇོ
母亲姐妹的女儿	ཨ་ཅག	སྲུ་རྩུང་ལགས།	ཨ་ཇ་ལགས།	—
配偶的父亲	ཨ་པ།	ཨ་ཅོག	—	—
父亲的继父	—	ཨ་ཅོག	—	—
父亲的配偶(非生母)	—	ཨ་ཅེ	—	—
丈夫	ཁྱེད་ ཇོ་ཇོ	ཨ་ཅོག	—	—
妻子	ཨ་ཅག	ཨ་ཅེ	—	—
儿子	བྲ། སྲུ་བྲ།	བྲ།	名字	བྲ།
女儿	བྲུ་མོ།	བྲུ་མོ།	名字	བྲུ་མོ།
孙子	བྲ། སྲུ་བྲ།	—	—	ཆ་མོ།
孙女	བྲུ་མོ།	—	—	ཆ་མོ།

从表4中反映的调查信息我们得知,尽管各地对于父亲的兄长和弟弟,己身的姐、妹和兄、弟的称谓不尽相同,但是从总体来看,藏族的亲属称谓具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父亲和母亲有各自的称谓,譬如父亲称阿爸(ཨ་པ)、爸啦(པ་ལགས),有个别谿卡中称拉啦(ལ་ལགས)、阿沃(ཨ་བོ),不同于父亲的兄弟,也与母亲的兄弟有区别;母亲称阿妈(ཨ་མ)或者阿妈啦(ཨ་མ་ལགས),并与母亲的姐妹、父亲的姐妹区别开来。第二,父亲的兄弟和母亲的兄弟,称谓不一。父亲的兄弟或称阿酷(ཨ་རུ),或分别称拉啦(ལ་ལགས)和阿酷琼巴(ཨ་རུ་རྩུང་བ),母亲的兄和弟都被称阿香(ཨ་ཁང),或者

是香波(ཁང་པོ)。第三,父亲的姐妹和母亲的姐妹称谓是有区别的。父亲的姐妹称为阿奶(ཨ་ཞེ)、阿尼(ཨ་ནི),或者乃乃(ནེ་ནེ),而母亲的姐妹则称为淑毛(སྲུ་མོ)、苏毛啦(སྲུ་མོ་ལགས)或者觉毛(ཇོ་མོ)。第四,这些称谓都具有性别特点。例如,阿爸(ཨ་པ)、阿酷(ཨ་རུ)、阿香(ཨ་ཁང)、阿角(ཨ་ཅོག ཨ་ཇོ)、角角(རྩོ་རྩོ)、波拉(སྲུ་ལགས)、普(བྲ)等都是对男性亲属的称谓;而阿妈(ཨ་མ)、阿奶(ཨ་ཞེ)、乃乃(ནེ་ནེ)、阿佳(ཨ་ཅག)、阿姐(ཨ་ཅེ)、苏毛啦(སྲུ་མོ་ལགས)、普毛(བྲ་མོ)等都是对女性亲属的称谓。

第四,联姻的规则。就社会历史调查材料来看,藏族联姻的规则有两个,一个是血亲

身份即性禁忌的范围,有相同血亲身份的人,或者说被认为是有血缘关系的男女之间是严禁通婚的。关于血亲身份的认定,在各谿卡和部落的说法不尽相同,但总的来看,父系和母系的血统都要计算在内。在柳谿卡,母系要经过7代,而父系则要计算21代;^[27]孜东察儿谿卡中,父亲亲属绝对不能结婚,母亲亲属也必须在四代以后方能通婚;^[28]而在资龙谿卡和桑雄阿巴部落,和父亲是同一骨系的亲属之间严禁通婚,母系亲属之间的禁忌则又有九代、七代和五代之说。在《山南地区调查报告》和《托吉谿卡调查材料》中都没有详细的计算方法,而是笼统地被描述为“只要知道双方有亲属关系的,不管远近都不许通婚”^[29]和“即使发展为远亲亦应严禁通婚”。^[30]

另一个则是贵贱观念。贵贱观念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看待:一方面,不同等级之间不通婚。“农奴主阶级只能在同等级内互相通婚,严格实行阶级内婚制”,^[31]而“领主和百姓之间,一般不通婚”,^[32]“一般等级的人和一般等级的人通婚”,^[33]“即使是在平民中,差巴一般是不会和堆穷结婚的”。^[34]另一方面,不同等级的人之间也是不通婚的。在西藏,铁匠、天葬师、屠夫和猎人等被认为是“最下等的”,^[35]是“黑骨头之贱人”。^[36]这些等级上被认为低贱的人只能在其内部选择联姻对象,一般人根本不和他们通婚,“怕‘玷污’自己的血统,变成受人歧视的‘贱人’”。^[37]

三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主要目的和对象是社会形态,这些资料也成为证明西藏封

建农奴制黑暗和落后的辅助材料,因此在材料的选用、作者的认识和观点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进化论的影响比较大。摩尔根认为:家庭在人类历史上依次发展的五个阶段,依次是血缘家庭、伙婚制家庭、偶婚制家庭、父权制家庭和专偶制家庭。而恩格斯也认为群婚制、对偶婚制和专偶婚制这三种人类社会中存在过的主要的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即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相适应。^[38]因此就像我们在上文中看到的,许多调查者和整理人员都认为一夫一妻才是合理的,而其他的婚姻形式是原始的,或者是残存的,甚至有人在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的多偶婚里提取一对主要的一夫一妻,所谓的核心夫妇,来佐证藏族婚姻的合理性。例如,《资龙谿卡调查材料》中指出“父子共妻、母女共夫是一种畸形的结合”,^[39]《那曲宗孔马部落调查报告》中认为该部落中有未婚姑娘生子女是“一种阶级社会以前的残余较多的表现”。^[40]至于多种类型的婚姻在藏族地方产生的原因,诸多报告中都归结于封建农奴制及其背景下的经济因素,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因素,这种解释掀起了此后学术界对藏族婚姻家庭,尤其是多偶制研究的热潮。

其次,部分报告有婚姻概念模糊的嫌疑。对婚姻定义的模棱两可使得这些调查者在识别藏族社会中存在的婚姻形态时遇到了困惑,譬如《山南地区调查报告》中将农奴中作为姘头出现的偏角视为农奴家庭一夫多妻婚中的后妻,这些妇女不被娶入男子家中;社会对“找姘头的男子是非议的”,说他是“空脑袋(མཁོ་མེད་),不考虑前妻和子女的痛苦”,是

“不顾罪孽的人”。^[41] 同样,《日喀则宗牛谿卡调查之一》中有两个案例,^[42] 调查者将这两个都归类为一夫多妻的婚姻形态中。

案例 1: 艾马岗的索南与牛谿卡的囊生冲多同居生了三个孩子,因冲多没有人身自由,不能与索南共同组织家庭。索南又与牛谿卡的普次同居生了两个孩子。目前索南仍然单身独立门户,两个和他同居的妇女也相安无事,各自住在自己的家中,而索南可以自由来去,在冲多或普次家住都可以。

案例 2: 堆穷才旺和哈巴都无正式的丈夫,但实际上与大差巴阿荣(民改时划为领主代理人)姘居,都生有孩子,阿荣在这两家堆穷中可以自由出入。

此外,在有关柳谿卡和资龙谿卡的报告中都记录了外室(ཟུར་མོ)和情妇(གཤེད་མོ),也有报告称这些是非正式的婚姻形式。关于婚姻,人类学家有过许多定义,但广义的定义是“社会认可的一个或多个男人(男性或女性)与一个或多个女人(女性或男性)的关系——相互之间有持续的性接触的权利”。在这个定义中,因为性别是文化的,所以“男人”可以是女性,或者“女人”也可以是男性。^[43] 然而人类的婚姻制度和交配是有区别的,它必须是有社会、法律和经济力量作为后盾的。^[44] 在上述的资料和案例中,虽然这些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性接触是持续的,甚至有些可能是终身的,但它是否是社会认可的,并有着法律和经济上的支持,是我们能不能将这对关系列入婚姻范畴的关键所在。但是很显然,案例 1 中的索南与冲多、普次的关系以及案例 2 中的阿荣与才旺和哈巴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得到法律^①支持的;另一方面,报告中没有提到这两对关系中的男人和女人之间是

否存在着经济上的联系,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能否被认为就是婚姻,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尽管我们不能拿现在的学界标准来评判前人的研究,但是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第三,有关民族志描述的问题。在上述《山南地区调查报告》、《日喀则宗柳谿卡调查材料》、《日喀则宗资龙谿卡调查材料》和《那曲宗罗马让学部落调查报告》等描述这些地区的亲属关系,尤其是亲属称谓时,都运用了一些词汇,比如姑姑、姨母、叔伯、婶母、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等,这些词汇是具有汉文化表述的特征。此外,在《那曲县桑雄阿巴部落调查报告》的作者描述其骨系、户名和财产继承的时候,称“阿巴部落牧民有‘骨系’的计算,但是没有姓氏,从赘婿关系上反映出户名观念的淡薄,至少是不固定的”;“另一方面就是关于财产继承权,男女界限不严”,“对于赘婿的继承财产又反映了家族观念的极其松弛”。^[45] 诸如此类,都是作者主位的描述,以其自身惯有的文化表征特点和价值观来描述和评价异文化,这些也都是我们今后在民族志撰写中需要注意和尽量避免的。

总而言之,这些社会历史调查的资料详实可靠,是撰写民族志不可或缺的资料,虽然调查研究者的观点应该有所取舍,但它为后来者研究藏族社会和亲属制度所创造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参考文献]

[1][2][26][40] 吴从众等. 那曲宗孔马部落调查

① 此处之法律,同时也包含了约定俗成的规矩。

- 报告[A]. 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三) [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12 ~ 13、47 ~ 48、48、13.
- [3][4][21][25][45]姚兆麟等. 那曲县桑雄阿巴部落调查报告[A]. 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三) [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189 ~ 209、209、204、205.
- [5][6][22][29][37][41]舒介勋等. 山南地区调查报告[A]. 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二) [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81 ~ 87、82、81、82、83、82.
- [7][8][9][33]舒介勋等. 扎朗县囊色林谿卡调查报告[A]. 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二) [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132 ~ 134、132、133、133.
- [10][11][12][13][14][30][31]刘忠等. 托吉谿卡调查材料[A]. 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五) [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101 ~ 104、101、103、103、103、103、101.
- [15][16][27][34][35]姚兆麟等. 柳谿卡调查材料[A]. 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五) [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288 ~ 297、295、292、101、293.
- [17][23][39]刘忠等. 资龙谿卡调查材料[A]. 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五) [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533 ~ 545、543、542.
- [18][32][36][42]罗秉芬等. 日喀则宗牛谿卡调查之一[A]. 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六) [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337 ~ 369、364、364、366 ~ 367.
- [19][20][28]傅同和等. 日喀则宗孜东察儿谿卡调查[A]. 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六) [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447 ~ 448、448、447.
- [24]姚兆麟等. 桑珠谿卡调查材料[A]. 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五) [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149.
- [38]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76.
- [43][44][美国]威廉·A·哈维兰. 文化人类学(第10版) [M]. 瞿铁鹏、张钰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227、239.

A Brief Review on Marriage and Family Research in *Tibetan Social History Investigation*

Pal Serzang Tso

(School of Tibet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Sichuan 610041 China)

Keywords: Tibet; marriage and family; *Tibetan Social History Investigation*

Abstract: In the 1950s and 1960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rganized an array of research teams to minority areas for an extensive social and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Among their achievements *Tibetan Social History Investigation* is one of the systematic and detailed researches about the Tibetan kinship system. Based on their researches and the field-works this author conducted on kinship system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basic content of marriage and family in Tibet as well as some comments on previous studies.

[责任编辑: 塔 措]

[责任校对: 刘红娟]